

附錄
二

憶姊——為蔣慰堂夫人孫家宜女士
百歲冥誕而作





憶姊——為蔣慰堂夫人孫家宜女士百歲冥誕而作

余生也晚，然兄姊頗眾，兄國經（小名倫）十五歲夭折；次兄憲早夭；長姊家宜，行二，字棠仙；七姊家輯，字麗江；八姊字秋夢，年十四夭逝；故最後得婚嫁者，僅二姐、七姊及余三人而已。

家宜姊生於清光緒二十八年（壬寅，一九〇二年）。家輯姊生於清宣統三年（辛亥，一九一一年），卒於一九三四年，適相邑之屠甸陳氏，遺二子，長名兆南，後為建築師；次名兆慈，後業醫。家輯姊卒後，余遂以姊稱家宜姊。吾家世居浙海寧之伊橋鎮，聚族而居，鎮雖云小，商業繁盛，僅吾家先後經營茶葉行（硤石）、宣餅、鈔花行、油坊、木行、竹行、醬園等。以先父遜園公（諱葆謙，一字南園，別號海南山人），不善經營，先後歇業，不求聞達，雖古文詩賦琴棋無一不能，因科舉廢，止於秀才，然思潮頗新；民初籌辦商團，參與鼎革，後任海寧縣教育局董事會董事之職，專司籌措教育經費；創辦硤石區立第七初等小學於孫氏宗祠旁之新建校舍；故國經長兄及二姊、七姊均就讀於生父任首校長之學校，接受新學之課文。時我家新老兩宅均廣，小築園林，尤宜夏日賞荷消暑，詩文之友，敍則經月。固之蔣鹿苹太親翁、職清叔祖父、吳蔭甫大母舅等前輩名宿，早成莫逆，時相過從。而職清叔祖母蔣氏夫人，係慰堂姐夫之姑，故經職清叔祖與蔭甫母舅之介紹，於民國六年家宜姊與慰堂姊丈締結駕盟，又於民國十一年二月成婚。蔣氏為硤石世家，清代藏書家之後，世代書香，又以先父重才藝氣質，世交聯姻，兩家分外融洽，姊亦深得翁姑歡心，誠為美滿良緣；時余未滿周歲，蓋以後來先父對慰堂姊丈之讚譽中得意，實引為快事也。

婚後，姐丈仍返北大攻研哲學，是年冬，甥女麗似生（民國十一年）。時姊丈之仲兄公毅先生，從日本學醫學成歸國，創立硤石第一所醫院，其夫人朱維瑰女士創辦紫薇小學，共同居於硤石鎮吳家廊下老家；公毅先生夫婦因病不育，遂以麗似嗣養；及後遷任漢口市立醫院院長，平漢鐵路醫務課長，及因病寓於滬上，麗似史中隨侍左右，因此妯娌益形親密，似是一家。

後，姊相繼生祖安、祖壽兩甥，子女雖眾，然家中內外均有人專司，而無家務之勞，遂得時來孝事高堂。

余生於民國十年辛酉五月，幼年多病體弱，先父雖不行醫，然善於方脈，故余之湯藥、衣食，姊必親為料理，分任老母之勞，孝母愛弟，竭盡心力。

民國十九年三月，七姊麗江于歸屠甸陳氏，而慰堂姊丈與新郎陳敏如（諱景煒）姊丈為甥舅，例當送姨妹去屠甸陳宅行婚禮，孰料未終席而朱家驊先生石電至，傳至吾家，舉家驚喜，繼而得意，係由朱先生及陳布雷先生推薦，獲浙江省府會議通過，由浙教育廳選派赴德留學。時姊丈已畢業北大，執教清華，主持梁啟超先生創辦之松坡圖書館，均遠在北平，親故猶以為不便；今將遠涉重洋，慶賀之餘，意謂若將來帶回「洋太太」，則如何是好，或謂將有賦「悔教夫婿覓封侯」；姊深信丈夫之品德，故付之莞爾。

民國二十一年，姊丈學成歸國，既無「洋太太」，一仍藍袍玄褂，一借書生裝束，見者聞者，莫不贊佩，咸以為賀。姊謙抑如故，益為人所敬重。

翌年，姊丈奉教育部命籌備國立中央圖書館分館，旋先派為籌備處主任，公務就緒後，是年迎姊赴京團敘。

民國二十三年姊返碇待產，生婉似。公毅先生夫婦以為姊之家務繁重，遂接婉似去上海代為撫育；翌年又生祖怡於南京中央醫院，適逢汪精衛遇刺，入該院救治，因此警戒森嚴，探望頗為不便，旋即回寓休養，終因護理日短而多病，及民國二十九年春，公毅先生夫婦邀余送祖怡去上海而換回婉似回京，蓋其時婉似已能行走，較少操勞，俾得以休養調理；出於如此關懷之情，兄弟妯娌之間，情深如海，實世所罕見。

姊以父母年事已高，遂於民國二十四年春節，請姊丈親自將余接去南京就讀，俾便照料，姊勉余勤學，勿負所望，勝似父母，感人良深！

其實並恭迎先父赴京孝養，姊曰：「無以為報，且樂遊六朝故都名勝，安享清福。」遂日與蔣百里世伯、吳嘯魯姑丈、顧迪和表兄、高枝山鄉賢輩再京諸公敘舊，瀏覽古跡；姊則悉心侍奉，不遺餘力；先父以為姊自于歸至今十四載，始見安居團鸞，歡娛無極，居二月餘始歸。

寓京期間，是姊清風亮節，居家簡樸如常，姊則仍布衣蔬食如故，從不涉足官場交際，不與官府貴婦周旋過從，不驕不矜，然而世上不乏夫人風範，然而世上不乏夫人背後掣肘，致損官聲者，因此益為姊丈所重。及今追思，後之數十年間，姊丈嘗獨身在外，終不另納，蓋一則於本性，亦為互相尊重信賴，故感情益篤焉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，盧溝橋事變突發，是月底，為避日寇空襲，當局令疏散眷屬，姊遂舉家去

上海租界，又作勞燕之飛。

此次因戰亂避居上海，由姊獨攜二兒一女首途，於為伴同，卻遭颱風，及至下關車站，不意人山人海，然而卻有人免檢行裝，輕身登車者，甚為便捷，吾輩無此殊力，歷數小時始得擁擠上火車，已是萬幸，向隅者不知幾凡，車上難容立足之地，翌午始抵滬，及至公毅先生貝勒路（今黃陂南路）寓所時，我等全身由濕而乾者再，途中苦不堪言。

八月十三日，日寇攻上海，貝勒路地近南市，鐵門外已成戰場，炮彈落鄰家，緊急求遷，遂移居呂班路（今重慶南路萬宜坊）。其時，當局特派蔣百里先生赴歐經濟考察團，選派姊丈及薛光前先生充秘書隨行，立即出國，實為說服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不與日本結盟。公毅先生則抱病與金誦盤（曾任孫大總統侍醫）醫師組義務戰地救護隊，親赴前線；余則早已回故鄉省親，滬寓中皆婦孺，情勢迫切，覓屋搬遷，殊非易易，全仗公毅夫人奔波鼎力，得避戰火。

翌年一月，姊丈歸國，時南京陷敵，遂逕赴漢口述職。而姊與姊丈自去歲一別，又達八年之久。抗戰期間，早期租界名為受外人保護，後即每況愈下，日寇、汪偽猖獗異常，特務明目張膽，橫行迫害，非處處小心留意隱避，對重慶官員之眷屬，豈能放過；再則經濟上日益艱難，日常生活資料實行統制，口糧（大部分為雜糧及混有石粉之麵粉）實行配給，不能果腹，奸商又剋扣抬價；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搜刮愈甚，迫害愈烈，警車晝夜飛駛，際此險境，姊與公毅夫人為安全計，將安、壽兩甥化裝出行，託妥善之士，送過餘杭日寇之封鎖線，輾轉抵渝；姊遂攜婉似、祖怡返碇石，深居簡出，因往日和藹待人，鄰里融洽，始得安然。

抗戰時姊在滬七年間，家事全仗公毅夫人操持，擔驚負重，心力交悴，全再顧念姊之一家，姊則感激不盡，異常尊重，互愛共濟；猶憶麗似大夏大學畢業之初，受聘於新光內衣廠，初次發薪，即奉上公毅夫人，是理所當為，而公毅夫人卻不受，謂當奉生母；姊則以為僅生育而已，未供衣食教育，焉能受此，互為推讓，二人之賢，不記其他，已可想見矣！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，日寇投降，姊丈以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，轄蘇浙皖贛閩五省，立即飛滬，接收所得房屋，悉付各高校使用，公私分明，竟為無資質屋居住所苦，以當時官風淪，各部之接收大員，房子、車子、金子、妻子（接收夫人）盡取所需，有何難哉，其居姊商得族叔孫豪先生情讓天平路怡村之兩層住房，始得安寓；姊並迎請公毅夫人操持家政，愈益尊重。蓋此前公毅先生以病軀積勞火線，復以匿居陷京三月，受驚並目睹日寇之大屠殺，脫險抵渝，終因積勞病逝。因此為勿使其夫人孤獨計耳，然則夫人年高體弱，至則益為盡力。

姊丈接收高校，歷三月已初步就緒，即去南京為中央圖書館復員奔走，時或公幹來滬。至民國三十八年四月，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赴歐洲考察教育之請，並奉教育部派遣代表出席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五屆會議；當歸抵國門之日，全國已解放，遂留港，以貧故，執教度日，此去後來不意竟成永訣，嗚呼！天不憐人，何一至於斯！

姊於解放前攜婉似、祖怡返故里，生活之艱鉅，非一般所能想像。

民國四十二年十月，父病篤，姊趕來探視，幸尚清醒，翌晨即歸道山，姊悲父喪及自身之苦難，痛哭欲絕，迨安葬畢，即返碇；其間，眾所周知之原因，我輩不獲音問已多年，又因情勢所不允多

留，或因我已無屋居住，全家八人僅租賃二間柴房以避風雨，故至此小敘即別。姊臨行謂余曰：「父母之事，今已了卻，吾將他去，而行止未定。以後相見不易，亦不能有助於汝，善自保養；為諸甥不會相忘，自有相會日。」悲痛已極，語不成聲，字字斷腸，嗚呼！孰料竟是永別贈言。二十餘年後，諸甥果以余為念，時來探望、招敘，可見姊之家教，及諸甥念舊之誠。

自此姊別後音訊杳茫，至民國五十一年冬，怡甥果始見訪，粗知姊在南京祖安處，又以史無前例浩劫故，再經十九年，祖怡再次來訪，始知姊於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日九時一刻逝世於南京，享年七十。在浩劫中，姊遷避不完，亦曾來碇石，居委不敢留，又不欲添余之困，遂連夜他去，而余卻不知也。其間去太原婉似家時，正值婉似身懷六甲，卻冒險與其婿何大衛教授共同侍奉，安慰周至，如此境遇中，竭盡孝道，難能可貴也！

姊之性情，酷似先父，不以權貴而迎奉，不以貧賤而相欺，鄰里勝似親戚，自身無所需求，故當人人自危，愛莫能助之際，亦不為人欺弄，足證生平為人，雖云如此，常聞吾姊曾嘆曰：天下之大，竟無吾立足之地乎！一言道盡辛酸況味。

顧姊之一生，甘少苦多而雜陳，晚歲與余同命運，切身體會其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」之苦。嗚呼！天不憫人，竟奪吾姊生命於最困苦之時，何不稍假歲月，俾得見晚時耶！

後聞姊丈雖海天阻隔，明知形勢，終不另納。兩人感情之深，世所罕見，世之賢者，能有幾許如斯乎！

今歲為姊之百歲冥誕，而所幸天以仁壽吾，得享太平，幸甚！故不避拙陋，略記吾姊之賢，姊



弟之情。懷念之誠，庶幾不湮沒，於願足矣。

二〇〇二年十月初稿
孫平沙敘撰